

書名 白雪遺音選 鑑賞叢書之一民國十五年上海開明書店排  
印；民國十六年再版本  
撰者 清 華廣生 原本，鄭振鐸 選  
卷 卷一  
內容分類 集·詞曲·曲選·雜曲  
索書號 雙紅堂·戲曲·364  
編號 D8552400

# 卷一

[彩色首頁1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552400](#)

[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·戲曲·364](#)

[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白雪遺音選 鑑賞叢書之一民國十五年上海開明書店排印；民國十六年再版本](#)
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
[使用上的注意事項](#)

## 白 雪 遺 音 選 西 諦 編

書	鑑
之	賞
一	叢

春宵一刻

七二

海棠花枯

七二

南詞

私訂又折一管

七四

芙蓉放

七六

鳳凰得病

七八

和風吹動

七八

桃花冷落

八〇

立春雨水

八〇

附錄

馬頭調譜

八三

# 馬頭調

春景

和風吹的梨花笑，如雪滿枝梢。杏花村裏，酒旗飄搖，車馬喧高。遊春的人，簡  
簡醉在陽關道，醉眼芳草。猛抬頭，青楊絲柳如烟罩，柳絲千條，紫燕雙雙，飛過小  
橋，去尋新燕。雨河岸，桃花深處漁翁釣，春水一篙，深林中，遠遠近近黃鸝叫，聲  
聲奇巧。

秋景

梧桐葉落黃花綻，長髮飄飄。金風吹動，夜景增寒，角人離離眼。關山遠，難  
見我的情郎面，無人往還。欲修書，叮嚀囑咐南來的雁，頻寄把信傳。鐵馬叮嚀，自  
歸簫前，漁歌聲外邊。好明月，惹起心事不耐看，關關應。秋涼兒，聲聲叫的心撩

亂，夜如年。

又是想來

又是想來又是恨，自己說音，一片的假意，曉奴到如今，何從有真心。見了我花言巧語將情盡，假意通春，不過是那宗事兒將奴混，話不真，想起來一陣陣的凄慘，一陣陣的傷心，淚珠兒滿衣襟，想必是俗二人的緣法盡，另有心上人，沒奈何手拍胸膛將你問：是假還是真？

上了望江樓

上了望江樓兒把佳期望，打開了紗窗，縱有那山清水秀，也免不了那心內愁腸，孤寂好凄凉，想當初，誓將盟山在芙蓉帳，地久天長到而今，恩愛只在陽臺上，只除了夢醒，欲待要彈一回琵琶，他的聲兒也是悲傷，叫奴難當。盼才郎，桃花開

敗荷花放，玉蘭桂花香，最可恨，日月不把青春讓，錯過好時光。

下了望江樓

下了望江樓兒，不由人的連聲嘆，一陣好心酸。盼不到的薄倖歸舟，恨惹起淚眼不乾，濕透髮，你把那枕邊的言詞，當做冰中炭，枉費前緣。悔當初，見面不如不見面，看得更淒涼。欲待要把琵琶改調，想了想，又捨不的彈，前世姻緣，如果不同還，可就是心狠，狠不過是男子漢，留下與少年。

日落黃昏

日落黃昏，玉兔東升人靜，秋香小丫鬟，手提銀燈進睡房，問了一聲姑娘呵，你可安歇了罷？奴好去睡，那人兒不睡，這佳人悶悠悠，獨坐在香閣，思想起，盼郎不歸回。昏沉沉，懷涼涼，珠淚兒雙垂，暗自傷悲。一更裏，秋風兒刮，刮

的簷前鐵馬叮噹響；細聽，聽孤鴻過南樓，梧桐葉落紛紛，不斷朝下墜，孤影兒隨風，二更裏的柳絲響，冷冷清清，孤孤單單，怕入羅幃懶去睡，怕人更寂寞。三更裏，靜悄悄，意亂心灰，緊繃著蛾眉，自尋了一回。四更裏的明月照紗窗，徹的奴心驚膽怯，勾引起無影的相思，害的奴是如癡如醉，想盡良難。五更裏的雞叫，天明了，無奈何叫了雙與奴縫起紅綾被，從今把心灰。

紅日歸宮

紅日歸宮，寂寞無聲，月色兒朦朧，這翠童手打燈籠，進房中，說是：相公呵，你安歇了罷。我與你把行李安排定，明早好登程。這相公悶悠悠，獨對銀燈，思想起那小姐待我的恩情重，千嬌百媚，萬叮嚀，儘別在長亭，我好傷情。一更裏，起秋風，風吹竹聲，只當是環珮響，細聽聽，竹簾外恰似人行，疑是玉人來相共，原來是梧桐葉落風吹動，月移花影，二更裏，人安靜，徹的冷冷清清，淒淒涼

涼，手扶桌案來做夢，問來曉曉。三更裏，靜悄悄，夢兒裏夢見了我與小姐相逢，夢見一人手舉剛鋒，驚醒了夢景，驚斷了多情，熱汗似蒸籠，四肢發冷。四更裏，明月照紗窗，徹的我心虛膽怯，勾引起無限的相思病，自嘆了一聲。五更裏，雞叫天明，了，猛然靜靜，紅日高升，叫了翠童，你與我把琴劍書籍安排定，上京求功名。

淒涼兩字

淒涼兩個字實難受，何日方休。恩愛兩個字兒，常掛在心頭，難言難說。好歹兩個字，管叫傍人猜不透，別裏出口，想思兩個字，叫俺害到什麼時候，無限的傷心。牽連兩個字兒，難捨難丟，常在心頭。佳期兩個字，不知成就不成就，前世無緣。團圓兩個字，問你能教不能教，真要難辦。



## 露水珠

露水珠兒在荷葉轉，順頭滾頭。姐兒一見，忙用線穿，喜上眉尖，恨不能一顆一顆穿成串，串成錦串。要成串，誰知水珠也會變，不假從前。這邊散了，那邊去團圓，改換心回。團圓散，偏偏又被風吹散，落在河中間。後悔遲，當初錯把寶貝看，叫人心碎。

## 世界上

世界上最苦，苦不過生折散，恩愛蒼天，眼睜睜的離別，地北天南，無人把書傳。不由人的心，思一件來想一件，淚珠兒連連，銅臺酒闌，獨對銀燈長吁嘆，暗自傷神。俺這裏害不了的思想，受不盡的淒涼苦處。你那裏，想必是恨不能的回來，自然也是難言，兩地情牽，奴的魂靈兒，被他勾去了，撇下身子，無依無靠無陪伴，孤苦難言。嘆氣入羅幃，冷冷清清，好似一隻孤單雁。

## 魚兒跳

河邊有個魚兒跳，只在水面跳。岸上的人兒，你的瞧着，不必留下暗。最不該手持長竿將俺釣，心下暗想了。魚兒小，五湖四海都游到，也曾弄波濤。你只管下釣引綫，俺閉眼兒不睜，極自心焦。不上你的釣，我看你臉上臊不臊，是勢自細，遠遠走罷，心中妄想，你瞎胡鬧，不必把神勞。

## 好事兒

好事兒，多磨難成就，實事難修。度過一日，如同三秋，憂喜交加，怕只怕日落星出黃昏後，淚珠兒流，盼佳期，但只見銀河斗轉，一輪明月把紗窗透，轉過西樓。可嘆俺這紅顏薄命，難得自由，悶氣在心頭。俺只得強打着精神，對着心煩往耐受，不要強求，到幾時，薄倖的人兒，回歸故里，悲喜交集，滿懷悵恨難以出口，

不打不罵不肯兒，既住不肯。

寫封書兒

寫封書兒袖裏藏，暗地留。未曾舉筆，淚珠兒先流，紛紛不休。稍書人千萬莫說奴的容顏瘦，來能念。出外的人兒苦，誰是他的知心肉，自度春秋。說奴瘦了，他也是憂愁，如何能丟。他愁我，豈不連他也愁瘦，愁有掛心。再叮嚀，說奴的容顏還照舊，昔日的面貌。

未曾寫書

未曾寫書先流淚，自己把胸揉，揉了揉着眼，緊皺着蛾眉，有冤訴與誰，離別後，原許下柳絲桃紅把佳期會，可堪好幾回。到而今，西風兒緊急，北鴈南飛，孤燈相伴，怕到黃昏盼斷肝腸，纔把奴的想碎，釀入愁絲，可憐俺這費盡了唇舌，一



具心灰，腰肢瘦損，怕對菱花，雲鬢短堆，眼中流淚，合眼朦朧，魂散魂飛，命在危。懷薄情，想必是你在那梳妝秦樓以外，另有個人兒成婚配，夫唱婦隨，忘卻了花前月下，海誓山盟。人面無信報卻前言，你那裏成雙，俺這裏孤單。你把良心昧，負我的良恩。

展花箋

展花箋，修情書，附黃鴻飛遞郎書案，煩你細信傳。俺那身心兩處，地北天南，四下裏牽連。未提筆，滿懷愁腸，話千萬，句句寫通全。既寫書，心亂如麻，墨濃筆飽無半言，亂了心回。吳歡歡，淚珠濕透了紙箋，筆墨難傳。無奈何，素紙一副奉郎面，豈是誤。情郎細端詳，見了淚痕，如同見了奴的面，魂魂回還。

一輪明月

一輪明月當空掛，黑樓光幕，明明亮亮，照透了紗窗，實實可憐，俏佳人，手拿銅鏡來問卦，虔誠請菩薩，保佑我那在外的人，早早叫他回來罷，免得奴家掛。莫非他在外貪戀着野草鮮花，丟下了奴家，等他來，脫下奴的繡鞋，重重的打幾下，試試家法。不是奴家打他，問問他下次怕不怕。怕了就饒他。

燈花爆

昨日晚上燈花爆，眼兒亂跳，今日吃茶，茶棹兒盪着，有興有喜，想必是疼奴的人兒今來到，心裏難堪，急慌忙，拿個菱花照一照，打發裏面，硃唇輕點，柳眉淡描，烏雲重梳了！猛聽的擗拉兒響，哎喲！是誰把門敲？放下菱花，奴去暗暗開了門，就是郎來到，拂去衣上塵，試聽，茶兒慢煎着，用盞酒飯，太陽落了，伸紅綾，一路辛苦早睡覺，早早歇着，卸去殘粧入羅幃，同牀同枕同歡笑，喜上眉梢。

有面琵琶

有面琵琶牆上掛，玉柱銀牙，猛然抬頭瞧見了他，越發忙去家，伸玉腕，摘將下來彈幾下，清冷對幽靜，未定絃，淚珠先在腮邊掛，紛紛如塵，彈起琵琶，想起了冤家，盼的淚花，琵琶好，怎比情人會說話，風流典雅，薄倖的人兒不回歸，彈一個夢中人兒留不下，誰來不見他。

長遠計

想不出一條長遠計，不得不分離，手扯着衣衫，暗聲悲啼，不能言語，想當初與你相交非容易，不敢相欺，到而今，兩次三番添憂慮，終日費盡，滿懷心事向着誰提？惟有自知，盼你來，你未曾來時先愁你去，眉善是相思，除非是來來往往跟着你，心滿意足。

玉美人

玉美人兒嬌模樣，美貌無雙。玉針棒兒斜插在簪傍，離魂清香。小金蓮略略略，略略略的把樓梯上，不慌不忙。上樓來玉腕推簾往外望，用手開紗窗。叫了聲秋菊，喚了聲海棠。願過今春春，你順着我的手兒瞧，滿園花兒都開放，牡丹海棠。觀不盡碧桃芍藥成錦帳，紫燕來雙雙。

一塊雲箋

一塊雲箋分兩塊，幾筆輕描。一塊疊起，一個鴻鴈兒來，淚珠兒當窗。這一塊，寫封情書煩惱帶，莫要遲疑。鴈兒呀，給奴帶在天邊外，牢記心領。寫上兒夫早早的回來，存心等候。若來遲，不知奴家在不在，怕的甚麼。而今是無限想思加倍害，

願物憂傷。

有心事兒

有心事兒常常夢，思愁多情。醒後的淒涼，更自兒不同，孤獨零零。偏偏明月照紗窗，待做成夢難成夢，關鎖更難。恨薄倖，有你在時何須夢，夢後相尋。奴把那窗戶洞兒，一個一個，一個個遮住，莫叫那月影兒照明，勝似吹風。似這等暖不熱的紅綾，怎不叫人心酸痛，有夢不覺。恨那不作美的風，吹的鐵馬聲相動，叫

人好心驚。

抖抖紅綾

抖抖紅綾懶去睡，整夜無眠。剔了剔銀燈，自嘆了一回，身事不即。看了看天月光，正與紗窗對，獨入孤帷。躲了躲脚，使性子倒在牙牀睡，無有信回。淒淒涼涼，怎不傷悲，淚珠兒雙垂。這才是自己惹下的淒涼罪，難免與誰。恨將起銀牙咬碎紅綾被，令人拍心灰。

秋色橫空

秋色橫空，只覺的金風吹透羅幃帳，錦屏深可憐。香灑灑的丹桂，嬌滴滴的海棠，獨自睡床。絮叨叨的寒蟲，惹人惱，夜靜更深，殘香叫的真嘹亮，越發想更長。孤單單，失了羣的鴻鴈，聲兒軟，不由人的想思，叫奴難離忘，癡心盼才郎。明晃晃的月色，照進了紗窗，一陣好淒涼，冷飈飄飄的，翠被生寒，難成寐。似這等無限的想思，偏偏落在奴身上，盼郎不歸那。淒涼涼，受這等的苦。恨當初，叫奴無指望，傷心處難磨。

情人好比

情人好比鮮桃機，長長在綠。進的門來，滿屋裏清香，幾箇奴心悅。好菓子偏偏長在高枝上，又在葉中藏。好叫奴乾睜着眼兒往上望，望眼是望，終日聞香，摸不

着着香，摸不着紅紅。到多僻抱着樹枝輕兩觀，別人休要惹。好菓子誰肯輕易將人讓，不用商量。

其二

情人好比牛郎星，懸掛空中，銀河阻隔，不得相逢，甚寂寞。織女星得了一身想思病，疼人可憐。細思量，姻緣莫非前生定，只教再會。七月七日，實實難尋，這事怎行？他二人鵲橋相會在天空，大團圓。那時節佳期事兒憑你行，夫妻又重聚。

自從離別

自從離別心焦碎，為的卻是誰。滿腹的憂愁，告訴與誰。對景好傷悲。口兒裏說是不傷悲，眼中長含傷心淚。愁眉雙眉，嘆氣入羅幃，翠被生寒如何睡。燈裏事不歸，磨滅忘餐，減瘦了腰圍，懶飲茶酒杯。低聲恨月媒，冤冤不知何日會，不與奴心

隨，青春去不回，虛度光陰，又添一歲，先隨風簫聲。

佳人獨坐

佳人獨坐頻嘆嘆，悶悶懣懣，叫了聲丫鬟，粧上袋香煙，屏解愁眉，你隨我後花園中把心散，觀花遊玩，但只見太湖石下，養魚池內，荷花開放，混水魚兒，戲水的鴛鴦，這才惹起奴的心頭願，思想起從前，傷心的淚珠，一點一點衝去了粉尖，這不就濕透了羅衫，誰也沾不乾，是怎的，作夢也是夢不見？醒來不回頭，恨將起推倒石頭，鏟斷了開草，墊平了魚池，摘下了荷花，手捧起魚兒，趕散了鴛鴦，金蓮揉碎蓮花瓣兒，解解奴的心頭願，從今把心寬。

我與情人

我與情人今相見，曾幾何時，又被傍人，拆散你我的團圓，時破也團圓，心兒中

裏想見面不能見，恨猶眉尖，是怎麼，睡裏夢裏將你伴，牽絲在胸前，我為你心神不定，坐臥不安，茶飯無味，思想起從前事，唉！淚珠兒滾滾，點點滴滴，幾濕了羅衫，就曉！到何時，朝夕相隨常作伴，魚水合歡，恨只恨，手中無針難引綫。

無奈怎渡船？

展花箋

展花箋，不由人的連聲嘆，這苦對誰言，紙筆上的言語，難把心事傳，離別難，阻隔着天南地北難一見，度日如年，到曉來，獨自一人無陪伴，枕冷衾寒，寫這封情書，好不傷慘，千里把心牽，寫書信，總不如與情人見一面，好不可憐，勝過過往，保佑俺二人見一面，大團圓。

開來無事堂前坐，關上心窗。抬頭看見一道天河，但誰是白雲？那天河，牛郎織女兩邊坐，腳下一條橋。他二人，一河之隔不得過，一年一會合。天上的神女，也受折磨，凡人不能說，況且是東一個來西一個，不得歡樂。是姻緣運了日子躲不過，要麼待如何！

### 一羣鴈

從那飛來一羣鴈，一字排開。也有成雙，也有孤單，聲聲吶吶。成雙鴈，飛來飛去實好看，想見相連。那孤單，飛來飛去飛的慢，先覺可憐。只看那成雙，莫看孤單，不是心細，奴命苦，空有成雙不見面，合那是一般。看孤單，想起奴孤單，好心酸，加倍傷心。

### 細細雨兒

細細雨兒，淅淅紛紛下，地下表是暗。可愛的人兒，不曾在家，外邊作伴。君在家，憑你老天下多大，不怕房屋塌。告老天，這陣雨兒住了罷，上雲霧散。濕透了衣服，不值甚麼，怎麼回家？常言道：黃金有假人無價，不是個疼。你再下，我今就把棒槌掛，是個方張。

### 奇怪奇怪

奇怪奇怪真奇怪，這事真奇怪。幼女樣貌，見了一隻略異的金釵，用手拿起來。上頭攏着一首詞，不由人又是愛來又是愛，問問發覺。是何人，贈送金釵把紅媒代，叫甚麼？冒冒也仰慕丰姿，刻刻在懷。天緣何時彩雲開，聖手書生在夢寐不覺，自無猜。盼想紅妝約佳期，月下美人來。月下美人來，早使侍兒賜佳音，莫叫俺等。只等到萬籟無聲，星移斗轉，黃犬聲嘶，小命兒嗚呼哀哉。(元曲)想這等樣的言語，叫奴怎樣的安排？好不悶倒！最可喜，鵲着他的乳名，頓首拜，心下

明白。

哈叭狗兒

哈叭狗兒狂狂叫，這事好容易。忽聽的外面把門輕敲，不聲不響。奴就卻迷開了門，一見情人微微笑，問問極苗。你這兩日，卻為何冷冷冰冰的把奴拋？你可說分曉，閉了雙扉，把燈兒高挑，少要發惱。奴家見了你，不由人心中撲撲跳，為何棄開了？想必是另有知己將你靠，想奴壞了。

我想你來

我想你來你不信，當世豈還存。我想你來，是我的真心，虛情假意。我想你，想你不來我好恨，各處留神。我想你，想思密的無投奔，過了幾時。我想你來，如同你想你那心上的人，衣帶漸寬。就是你那心上的人，你想他，他不想你，你恨不

識？誰心比心，說實話，別要糊裏糊塗將人混，人外有人。

豈有此理

豈有此理那裏話，不要胡說。先有你來後有他，何處爭差。這都是傍人告訴你，話，意意已拿。那些人把不得信，不說話，是空家。怎肯疼他將你撇下，又不睬。奴豈肯一條腸子兩下掛，半原半假。你不信，我拉着身子把誓罵，願殺奴家。

連環扣

解不開的連環扣，無語調情。放不下的掛心鉤，常在心頭。快刀兒割不斷的連心肉，無盡無休。借二人恩情，到比天還厚，突然離散。海誓山盟直到白頭，誰肯分毫。魂靈兒不離你的身左右，情意兒相投。願結下來生姻緣，再成就，藕絲難斷。



其二

從今解開連環扣，聽我直緣由。休要提起掛心鈎，悔恨在心頭。快刀兒割去這塊連心肉，用手往外丟。他二人一派虛情，我全瞧透，願與閉關。海誓山盟，付水東流，恩情一筆勾。我今去，會疼你的人兒還照舊，無怪嘆大頭。實對你說罷，再想我來不能做，從今丟則手。

大雪紛紛

大雪紛紛迷了路，極難尋。前怕狼來，後怕是虎，嚇的我身上酥。往前走，盡都是些不平路，怎麼前步？往後退，無有我的安身處，兩處發烏，你心裏明白，俺心裏糊塗。願將身上換，低相好，就該指俺一條明白路，承你照顧，且莫要扭東說西，斯俺誤，誤俺前途。

三更月照

三更月照窗簾外，露滴殘。密密的花影，露濕了蒼苔，千金難買，碧紗廚，空寒枕冷無人。在，暗自傷心。呆默默為誰解去香羅帶，換上紅羅襪？恨殺人的薄倖，想殺人的多才，問對誰。縱有那溫存語，我聽，魂靈兒附陽臺。盼斷肝腸，淚珠兒滾香腮，我聽，受淒涼。想思病兒為誰害，傷損了女裙兒。孤男另誰知疼來談知愛，何時寬解？

好難熬的

好難熬的春三月，暖細是無辜。喜的是相逢，怕的是離別，中間如霜，離別後，相逢不知何年月，願與難逢。紅綾被，半邊冷來透熱，每就難休歇。鴛鴦枕上，空閒着半截，好比月兒缺。盼情人，一盼一個多半夜，無語暗自嘆。問靈靈似醉非醉半醒呆，最是心邪。

變對蝴蝶

變對蝴蝶，在你的鞋尖上落，輕把風頭咬。變條汗巾纏着你的腰，縈繞圍一遭。  
變個竹夫人，常在你的懷中抱，肉兒貼着。變面鏡，常對你的面兒照，實在愛瑣。  
變來變去，變上簪首釵，總的更難離。變笛簫，嘴對嘴來把情叫，音韻圓滑，再變個  
繡花鴛鴦枕兒，與你眠邊靠，處處伴春嬌。

當真恩愛

當真恩愛在胸脯掛，風無中斷數。太平之世，稱甚麼典雅，不必問題牙。奴住在  
謝家隔壁的東角下，一室是夫妻，有一座青石灰門樓不甚大，意氣二家，自要你前去  
細細的訪查，作當真愛。門前有三顆柳，成蔭，院中有數顆花。有柳有花，就是奴  
的家，成姻。你咳嗽聲，奴就懂你的話。這月初七八，咳嗽，俺娘不在家。斟下  
美酒，倒下香茶，咳嗽，等情郎站在簾籠下。佳期莫要差，咳嗽，佳期莫要差！  
錯過佳期，把奴想殺，想殺奴，奴的魂靈兒勝你罵，多費半食鹽。須知道人生情義  
原無價，不是錢銀換。

佳期約定

佳期約定桃花放，二月春光，哄奴等到菊花兒黃，又到重陽。想思病，害的不像  
個人模樣，粉面憔悴，盼情人，一盼一個星月上，恨不成雙。手拍着胸膛，心暗思  
想，甚是憂慮，最不該，真心實意靠在你身上，改了心腸。這才是聰明人兒，上了聰  
明人的當，氣滿胸腔。

一個月

一個月倒有三十日，大小不齊。一日倒有十二個時，免不得過。那一時不念情

人好幾次，常常在心裏。乍相逢就知你是疼人的，不肯丟棄。心兒裏想你，口兒裏念你，傷心處。若要不想你，除非斷了這口氣。可要常相與？辜負了奴，算是算親無眼力。

自從那日

自從那日見一面，魂飛九天。你的那貌美，賽過天仙，前世前緣，會許下常常與奴相陪伴，日月團圓。晝夜十二時，倒念你有千萬遍，把奴牽牽。茶思飯想，坐臥不安，心不寧靜。這兩日十分精神，減去了九分半，瘦的可憐。實對你說罷，這樣的相思沒害管，你心下何安！

祭靈

臘月二十三日，家家戶戶多祭靈，好不小心。苦命的人兒又把香燭，傷附靈者。

遠羅香，苦言苦語苦禱告，還苦甚難！靈王爺，俺的苦處你知道，不用說了。俺也買不起糖瓜，俺也蒸不起年糕，虔心一樣。又到了三十日，手裏無錢乾發燭，沒有去處。我。初一日過新春，人家拜年俺睡覺，慢慢熬着。

悔過

一盞銀燈將我照，四壁蕭條。孤苦伶仃好不心焦，悶坐無聊。想那有錢時，酒肉朋友真不少，吃喝團圓。到如今，金盡囊空無依靠，親友絕交。恨的是當初，怨的是今朝，後悔也遲了。當言道：禍福無門人自召，命運當高。勸人生莫把銀錢看得掛，省得骨消包。

告爺娘

手牽一張無情狀，淚流兩行。急急忙忙跑入公堂，告我的爺娘。愛銀錢將奴賣在

烟花巷，要選良，到烟花，十三十四學彈唱，成名外邊，今日姓李，明日姓張，夜夜換新郎，到曉來，思想起來恨斷腸，想盡難，久以後，奴的結果在誰身上？一心要從良。

一見情人

一見情人把手攢，代笑兩言，你這兩日不來，流落在那邊？因何不歸還？閃的俺無依無靠無陪伴，孤苦難言，到晚來好似一隻孤單鴈，寒冷枕邊，這兩日叫他心神不定，坐臥不安，晝夜的懸迷，那些得罪了你，咳！禮貌不周全，身待你不周，你要包含，咳！勸情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還望你可憐，你若忘前情，那才稱了傍人頭，叫人笑話。

賣香煙

一進門來牀前站，問了聲安，[白]你站你站只管站，奴家回臉往裏看，你待奴家無情意，奴家給你個沒體面，[皂]可憐可憐，實實的可憐，進門兩聲，蹣跚腳兒忙站起，罵聲賊殺無道理，你在外邊可憐誰，到叫奴家可憐你，[皂]我在杭州一十八年，今日才回還，說瞎話，道瞎話，順着嘴兒胡拉拉，手中無有半文錢，你在杭州作甚麼？[皂]我在杭州賣的是香煙，自己的本錢，賣香煙，賣香煙，過往的客官有萬千，奴家得了一個想思病，何曾稍書請請安，[皂]欲待稍書，山遙路遠，空聞官道安，官姐長，官姐短，官姐沒就你家晚，官姐不是你叫的，再叫官姐打你的臉，[皂]聽說打臉，跪在牀前苦，苦的真，你跪你跪只管跪，奴家回臉往裏，跪到來年打罷春，全當奴家添一歲，[皂]這才是好嫖的人兒沒體面，不值半文錢。

捐功名

一進門來說我有病，那裏發疼，你病你病只管病，何必對於奴告誡。你在外邊合謀好，還叫誰來治你病。」（龜）屈情屈情，實實的屈情，幾番事情，真屈情，真屈情，這些話見不必明。昨日稍去那封信，見了就該早回程。」（龜）欲待回程，有事在京，就回不來行。你說不明，道不明，不必擔消，快着行。又不肯行商作買賣，你在京城何事情？」（龜）我在京城打算功名，朝上個官職，捐功名，捐功名，這卻到也是正經。化了銀子多合少？捐的府縣與州廳？」（龜）偏遇着停捐，我的時運不通，自誤會窮。你命窮，你命窮，這些話沒功夫聽。你說的天花亂，奴家只當耳傍風。」（龜）聽說不聽，跪在流平，忙把頭行。跪流平，跪流平，奴家懶待把眼睜。跪到明年臘月盡，奴家全當過一冬。」（龜）這才是好嫖的臉兒不如脫，實實僥倖。

望夫山

望夫山前，流不盡的思想淚，望郎郎不歸。錯把那過路的人兒，當作我那薄倖

的郎回，認不的他是誰，想當初神前罰咒一同跪，一雙一對。到而今想思害的人憔悴，立個心灰。人說奴是紅顏女子，奴說奴是冷落的香閣，獨自守孤帷。為甚麼將俺

恩情都冒昧？奴是主顧。恨只恨萬願難愁訴與誰，暗地好傷悲。

觀劇

五月五日把端陽慶，節屆天中，蒼龍艾虎，物阜財豐，共慶太平。玉樓人，酒醉雄黃，把扇並，臉裝芙蓉。石榴花，發邊斜攬釵頭亂，血輪臉紅。浮瓜沉李，水閣涼亭，陣陣清風。划龍舟奪橋競綵相爭勝，銀鼓叮叮。採蓮歌悠悠，麗景真好聽，燕語鶯聲。

好夢兒

好夢兒，夢見我那知心的人兒活眼兒，紅羅帶眼。靜聽得銅壺滴漏，夜月微殘，雲橫窗檻。分明是巫山雲雨情無限，燈影帳床前。大半是夢心的人兒離不慣，人

去時又說：如魚得水，依依戀戀，流流連連，離離難捨，手拉手兒，口對口兒，臨別時他又囑咐了一番，且要重知山，這也是前生未了的姻緣案，今世再又團圓。驚醒了，冷冷清清，孤孤單單，憂憂悶悶，淒淒涼涼，前思後想，這條腸子割不斷，時刻刻心牽。

情投意願

萬兩黃金，買出一點癡心，情投意願，何在乎錢錢。雖然是露水相逢，借二人也是前世有緣，雖然是枉結，自從那時相逢後，心迷亂，時時刻刻將你念，魂夢在魂前，這也是來到頭的冤家今生見，前世前緣，但願你寬容溫柔，把奴來可憐，且重如山，你可憐奴的終身事，也不枉在花前月下長長盼，時刻刻心頭，暗傷悲，怕只怕是水上浮萍空食戀，苦海更無邊。

金石良言

金石良言將你勸，休要煩惱，秦樓妓女有甚麼心甜，還是枉結，每日去頑耍，敗露了精神有誰憐，不好對人言，倒惹的一家大小都怨來，終日傷心頭，當初說是，前世姻緣，到而今，卻是前世裏的孽冤，後悔從前，從今後，寶筏迷津光登岸，孽債盡為空，這才是，妓女的心腸終改變，不特前言。

雪景

雪滿寒江獨垂釣，自在逍遙，陣陣朔風，片片鵝毛，圍住寒梅梢，猛烈的寒鴛爭梅喧喧，微點寒梅，但只見林中古松，被那煙雲罩，濕布衣猶濕，尋梅的老叟步踏殘霜，寬寬拓拓，好美景，才子高歌白雪調，音韻聲又高，又只見半山之中，打柴的樵夫，肩擔着柴薪，腰掖着板斧，一步一步把那坡兒繞，風寒又難捱。

鴉片煙

鴉片煙兒真奇怪，土裏鑽出來，吃煙的人兒，臉上掛着一個殘命的招牌，委又委不同，引來了鼻子眼淚往下蓋，時人好難挨，沒奈何把那心愛的東西拿了去賣，比把燈籠，過了一刻，他的身子爽快，又過這一翼，想當初那樣的精神今何在！兒子瘦如柴，早知道這害人的東西，何必將他愛，實在煩不開。

閃過孤衾

閃過孤衾出羅幃，不由人的連聲嘆，心事向誰言？下牙床，輕勾粉臉；伸玉腕，亂繞起雲環，喜與恨交加。軟款步粧臺，斜倚着圍屏，恍恍蕩蕩把粧盒開，平地無登山，脂粉香消懶去添，怕對菱花，掃不開愁鎖春三段，幾個人可憐，沒奈何低頭長嘆，淚珠兒淅淅，長流水一般，茶飯懶得滾，可憐奴瘦怯怯的身子，立不多時復困倦，坐臥難舒也，鶯聲燕語，喚了聲你，把那楊柳樹上，桃李枝頭，杜鵑黃鸝都趕

設，要盡我心願。

千言萬語

千言萬語，說不盡的想思事，自想自思，獨對幽窗，風雨淅淅，淚珠兒點滴，曾記的臨行時，一枝丹桂是你親手遞，調情心事，看看你有無限衷腸事，金言不語，托那桂花寄，不實我自知，桂花含香，好像你那風流的仙姿，見苑知見你，為桂花，朝朝暮暮常把心腸繫，終日裏難逢，叫多情，雖然你我思山繞海，到底何日才了百件事，了卻想思。

嶺見詞

減芳容

減芳容，奴的憂恨千層。人說是病，我說是病；雖然是病，我可何常是病，自己何心憂明。隨心的好事成何用，中何用，魂想不能。我可夢想，也是想不能，當時我盼多情。曾記得當日，離別情分，欲要送，懶待送，懶手送，我可挽手送，哭的臉潮紅。到而今，丟個淨，撇個淨，因個淨，你可忘個淨，心腸冷如冰。自嘆我這紅顏薄命，怕做夢，偏做夢；日裏夢，我可夜裏還是夢，終日睡不成。這想思害得我沒了命，亡了命，恨你幾聲，我可罵你幾聲，恨的我要相殘。從今後要無情，就無情，硬着心腸，我把心腸硬，一筆勾銷清。

從別後

從別後，如醉如痴，如夢如夢，心兒裏掛肚牽腸，廢寢忘食，坐臥不寧，坐臥不寧。這兩天迷裏亂，心事慌忽，何曾得定。想思漸漸添，好叫人說不出口來，難扎淨，難扎淨。我為你費盡了心機，你何曾得知情，何曾得知情！喜今朝會尊容，不由人一陣陣心酸，心痛，心痛。盼到相逢時，恐怕是一場夢來一場夢。

獨坐黃昏

獨坐黃昏誰是伴，默默無言。手掐着指頭算一算：離別了幾天？長夜如小年。念情人縱有書信，不如人見面，一陣痛心酸。走入羅幃難成夢，欲得要夢見，偏又夢不見。後會無期，倒枕翻身，想起了前言，句句在心間。噯，我想迷了心，恨不能變一隻鴛鴦，飛到你跟前。轉轉睡不成，夢見情人將手攢，醒來是空夢。

詠陽天



飽陽天，和風薄蕩，楊柳依依，聽的那燕兒巧語鶯聲叫，勾惹起奴心鳥。也果呆盼郎不回，縱有那嫩柳鮮花，桃李芬芳，我也無心去顧瞻，寧其好良宵。恍惚憶，蛾眉緊鎖，手兒托着腮，輕輕倚在妝臺上，對菱花，猛然一照，但只見烏雲散亂，病懨懨，瘦損奴的花容貌，對着兒金帶，不由一陣好悲傷，對東風，傷心的淚珠兒。一點兒，一滴兒，一點點，一滴滴，恰似那斷了線的珍珠，撲簌簌的朝下落，影兒兒過邊了。無情無趣，低垂粉頸，盼想我那在外的薄倖冤家去不回。閃的奴淒涼，想思病兒，害的奴止不住那麼一聲兒，一聲兒，咳嗽咳嗽！害害害死奴了，這病兒可難醫。是僧的神魂飄蕩，奴的身子兒軟，無奈何輕搖玉體，慢款金蓮，一步兒，一步兒，走進繡房，上了牙床，意懶心灰，又把紗窗靠，意意好難熬。眼睜睜，一輪明月當空照，怕只怕，更兒深，夜兒靜，愁聽那簫前鐵馬叮鈴兒，響響兒，叮鈴響響，勾惹起奴的千思萬慮；止不住，一條兒，一條兒，一條一條撇不吊，睡也睡不着。

日落黃昏帶白

日落黃昏，玉兔東昇人靜，秋香手提銀燈進繡房，說是姑娘安歇了罷，奴去睡，那人不睡回。〔白〕佳人惱皺雙眉，你拿誰兒姓答，誰不睡。不睡偏不睡，獨自一人打個悶雷。〔唱〕這佳人悶悠悠，獨坐香閣，思想起盼郎不歸回，淒涼涼涼，淚珠兒雙垂，越思越傷心。〔白〕好傷悲，痛傷悲，拿過酒來斟上一杯，自斟自飲，圓解個悶，酒中好似玉郎陪，帶帶！〔唱〕一更裏，秋風刮，刮的簷前鐵馬兒叮鈴響，細聽聽，孤雁過南樓，梧桐葉落紛紛，不斷朝下墜，細雨兒紛紛。〔白〕細雨飛，細雨飛，心中好似玉郎回，手執着窗櫺，將他回，問了一聲誰，呀！卻無誰，帶帶！一更一點，正好意思眠，忽聽的蚊蟲叫了一聲喧，蚊蟲，我的哥，蚊蟲，我的哥，你在外面叫，奴在繡房聽，叫的奴家傷情，叫的奴家傷情，枕邊的思想，越思越傷情。娘問女孩：這是甚麼叫？一更裏的蚊蟲，嗡嗡子嗡嗡，叫到二

更。〔唱〕二更裏，梆鐘響，閃得我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怕入羅幃，獨自一人懶去睡，用手把枕推。〔白〕懶去睡，懶去睡，想思害的兩眼黑，四肢無力難扎撐，身子好似涼水餃，蟲呀！二更二點，正好意思眠，忽聽的寒蟲叫了一聲喧。寒蟲，我的哥，寒蟲，我的哥，你在我外邊叫，我在繡房聽。叫的奴家傷情，叫的奴家傷情，枕邊的想思，越思越傷情。娘問女孩：這是甚麼叫？二更裏的寒蟲，哪哪子哪哪，叫到三更。〔唱〕三更裏，靜悄悄，意懶心灰，呆默默緊皺着蛾眉，誰想更甚。〔白〕更鼓催，更鼓催，夢中好似玉郎陪。二人正把巫山會，狸貓撲鼠，碰倒酒杯，驚醒奴家南柯夢。思量一回，嘆一回，催一催！三更三點，正好意思眠，忽聽給蟻叫了一聲喧。給蟻，我的哥，給蟻，我的哥，你在我外邊叫，我在繡房聽，叫奴家傷情，叫奴家傷情。枕邊的想思，越思越傷情。娘問女孩：這是甚麼叫？三更裏的給蟻，哇哇子哇哇，叫到四更。〔唱〕四更裏明月照紗窗，曉的奴神虛胆怯，勾惹起想思病兒，害的奴如癡如呆如酒醉，這卻想甚麼。〔白〕如酒醉，如酒醉，

酒不醉人人自醉。自古紅顏多薄命，好似雪裏飄玉梅，甚難！四更四點正好意思眠，忽聽的鴿子叫了一聲喧。鴿子，我的哥，鴿子，我的哥，你在我外面叫，奴在繡房聽。叫的奴家傷情，叫的奴家傷情。娘問女孩：這是甚麼叫？四更裏的鴿子，嗚嗚子嗚嗚，叫到五更。〔唱〕五更裏金雞叫的天明亮，眼睜睜日出扶桑，盼郎不回。忙下牙牀，無奈何喚聲丫鬟，來與我疊起這牀紅綾被，從今把心同。〔白〕五更五點正好意思眠，忽聽金雞叫了一聲喧。金雞，我的哥，金雞，我的哥，你在我外面叫，奴在繡房聽。叫的奴家傷情，叫的奴家傷情。娘問女孩：這是甚麼叫？五更裏的金雞，嗚嗚子嗚嗚。四更裏的鴿子，嗚嗚子嗚嗚，三更裏的給蟻，哇哇子哇哇，二更裏的寒蟲，哪哪子哪哪，一更裏的蚊蟲，嗡嗡子嗡嗡。哪哪子哪哪，哇哇子哇哇，嗚嗚子嗚嗚，嗚嗚子嗚嗚，叫到大天明。

盼多情，奴的病兒懶懶。高一聲歎，低一聲歎，長一聲歎，我可短一聲歎，誰把心奪得？傷心的淚珠兒，淌不斷，流不斷，左沾不乾，右沾也是不乾，哭的兩眼腫。蘆花鴛鴦，植對小繡枕，裏一半，外一半，枕一半，我可悶一半，冷冷清清，紅綾被，冷一半，熱一半，有人伴，可是無人伴，憂鬱自己憂。想起了情人，恨一番，怨一番，欲捨一番，我可難捨一番，無人把書傳，囑咐奴家的溫存語，有年半，無年半，記一半，忘一半，想也是想不全，想當初離也是離，別也是難，到而今見面更難，可是難見面，何日再團圓？

倚紗窗

倚紗窗，盼想才郎，默默無言，低聲歎，手託香腮，夢魂宛轉，朦朧吞眼，凝望青山。紫燕呢喃語，更有那對對黃鸝，綠柳枝頭聲聲喚，傷春女偏遇奈何天，不由人對景淒涼，陣陣柔腸方心亂也，吳吳尋思已往，恨悠悠後悔從前，欲把思

情付流水，又被那情思牽住；欲待割斷割不斷，想當初當笑那些癡心女，到而今事到其頭，隨着自己，才知那無疼熱的想思，反稱了傍人願。

馬頭調

事不關心

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；事到其間，後悔也是枉然。想當初，見面不如不見面，到而今，欲待割斷割不斷。阻隔咫尺，如隔萬山。願老天，因何不與人行方便？只落得傷心淚珠在腮邊獻。

淺淡春山

淺淡春山連雲翠，煙鎖池塘嫩柳兒低垂，天晴東風靜，海棠着雨胭脂醉，百鳥啼花，留不住的飛鴻點點墜，縱有那萬丈的愁思，繫不住的西去斜暉。光陰似箭領，虛度一年添一歲，且盡樽前酒，莫辜負了青春，難在劍光明燭。

宇宙無塵

宇宙無塵，塵沒東風靜，銀河露形，月色兒朦朧。最淒涼，簷前鐵馬聲相送，臥幽窗，衾枕冷，難成夢。夜深香燭，萬籟無聲。恨只恨，今宵此夜無人共，猛聽的鬧塔人過花枝殘。

二月春光

二月春光一片翠，雨濛紗窗缺少人陪。憶多情，月移花影方明燭，簷竹屏，見卿獨自守羅幃。手託香腮，杏眼發迷。叫芳卿，你孤身獨自如何睡？好良宵，莫負美景，我把芳卿陪。

魚兒戲

河裏有個魚兒戲，樹上有個鳥兒啼；啼只啼，個個都是有情意。既有意，就

該定下個長遠計。空中的鳥兒，波浪裏的魚，細想想，魚歸滄海鳥飛去，到落的獨自一人添憂慮。

紅紗扇

情人送我一把紅紗扇。一面畫水，一面畫山。畫的山，層層疊疊，實好看；畫的水，萬里長河流不斷。借二人相交，如山水相連，要離別，除非山倒水流斷，要離別，除非山倒水流斷。

秋月一輪

秋月一輪明似鏡，秋風兒陣陣，吹落了梧桐。秋風兒聲聲，叫的傷悲痛。秋雨兒作人的淒涼，添人的病，秋夜偏長，盼不到的五更，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？是怎的悲秋更比傷春重？

傷心最怕

傷心最怕黃昏後，似這等風月無情，何日方休？在人前強玩笑來強講究，無人時淒涼涼實難受。朝朝暮暮，歲月如流，對菱花誰是保奴的容顏常照舊？恨只恨花殘葉落，要想回頭不能發。

我今去了

我今去了，你存心耐。我今去了，不用掛懷。我今去，千般出在無無奈。我去了，千萬莫把想思害！我今去了，我就回來。我回來，疼你的心腸仍然在。若不來，定是在外把想思害。

癡心漢

可歎可歎真可歎，可歎情人好無相干。想當初兒罵的千千萬，到如今拿我

當作傍人看。畫虎容易畫骨最難。自古道，「癡心的女子負心漢。」誰知道卻是負心的女子癡心漢！

人人勸我

人人勸我丟開罷，我只得順口答應着他。聰明人豈肯聽他們糊塗話，勸惱我反倒惹我一場罵。情人愛我，我愛冤家，冷石頭燒的熱了放不下。常言道，人生恩愛原無價。

又是想來

又是想來又是恨，想你恨你一樣的心。我想你，想你不來反成恨。我恨你，恨你不該失奴的信。想你的從前，恨你的如今。你若是想我，我不想你，你恨不恨？我想你，你不想我，豈不恨！

想你想的

想你想的肝腸斷，盼你盼的眼兒望穿。你來了，不覺奴的心忙亂，你去了，淚珠兒只在腮邊獻。一寸寸的柔腸，一陣陣的心酸，都只爲一點恩情和你割不斷。到幾時時刻與你長陪伴？

獨自一人

獨自一人房中睡，自己思量，自己傷悲。昨夜晚，有個兒同我睡，到今朝，受了多少淒涼罪。自己拿盞自滿杯，好難吃的酒。一杯酒兒半杯淚，思想昨夜事，不由一陣心慄慄。

三伏未盡

三伏未盡秋來到，梧桐葉落在水面上飄。猛聽的空中孤雁在天邊叫，我可無奈何，手拿着菱花照一照。仔細端詳，奴的容顏瘦了，自從你去後，何曾睡過安穩覺，到如今，傷心淚珠在腮邊吊。

隔簾觀雁

隔簾觀見天邊雁，梧桐樹上，夜落秋聲淒涼聲，叫的奴家心忙亂，淚珠兒點點只在腮邊歇。你在海北，俺在天南，你可快回來。不圖頭髮，只圖見一面，俺把那無限相思說一遍。

人兒人兒

人兒人兒今何在？花兒花兒爲的是誰開？雁兒雁兒因何不把書來帶？心兒心兒從今又把相思害？淚兒淚兒掉下來。天兒天兒，無限的淒涼，怎生奈！被兒被兒，奴家獨自將你蓋。

一輪明月

一輪明月天涯共，如掌長安你可憐憫？空籠鉤清輝，瘦影或孤另，步迴廊，滿身花影合衣動，一羣鴻雁飛過樓東。問王孫：今宵可有思鄉夢？問王孫：今宵可有還鄉夢？

人說相思

人說相思我不信，不想今日輪到我身。相思病，不疼不癢光害眼。諸日裏茶飯懶，空心發悶，指東撲西，那去了精神？是怎的明白一陣，糊塗一陣？要病好，除非冤家前來問。

你疼俺也能

你疼俺也能，你恨俺也能。就是不疼俺也能，今三三四也不是個長法。爲甚麼空留下個虛名，叫奴常牽掛？你想想，待你的恩情差不差？我受了你的糖漿，你當作我是個疑心的傻瓜。原許下燈節會，或哪！等到你四月八九月，重陽開放了菊花。一年倒有三百六十日，何曾與奴說過知心話。奴家的命兒苦，你的那心腸比那生薑還辣。

喜只喜的

喜只喜的今宵夜，怕只怕的明日離別。離別後，相逢不知那一夜。聽了鼗鼓打三更，交半夜，月照紗窗，影兒西斜。恨不能雙手託住天邊月。怨老天，爲何問月不問夜？

可意人兒

可意人兒今何在？提起他來不由俺一陣陣的掛懷。隨行嘲咐奴，說是：奴的身子要緊，不要哭來且忍耐。不由人的心，思他的溫柔，愛他的容顏，想他的恩情，叫奴怎生奈！無奈何，拿過琵琶彈，聲聲兒哀哀。是惜的琵琶，也把相思害。只落的迷亂亂，獨自一人睡在牙牀。惶惶惶惶，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，只當是他來了，雙手拉被一同蓋。

鬚斗兒

鬚斗兒鬚不開的眉頭縐，剪刀兒剪不卻的腹內的憂愁。對菱花照不出你我形容瘦，周文王的卦兒準算不出的你我佳期湮。口兒裏說是捨了罷，是怎麼我這心裏又是難去。快刀兒割不斷的連心肉，這纔是心強人強命不得自由。

止不住的



止不住的相思血淚如紅豆，寄不了的淒涼新愁合舊愁，照不盡的菱花鏡內奴的形容瘦，解不開春山變損蛾眉鎖，聽不慣的鶯鶯嘹亮，看不厭的月轉西樓，睡不成紅綾被冷金風透，盼不來獨對銀燈數殘漏。

恨月老

孤燈閃閃，獨自坐在羅幃帳，呆默默的自己思量，小金蓮輕輕放在腳蹬上，盼才郎思量起來我無指望。想起那些難過，他就哭他一場。恨那月下老老天殺的，把奴忘到多倫纔假了這筆想思帳？

淚珠兒

淚珠兒只在腮邊獻，滿懷心事對着誰言？一番愁，又是愁來又是愁。雖然未別久，一心要見情人面。我合你路隔咫尺，好似萬水千山。欲待寫情書，紙短情

長寫不斷，想情人，夢中相見，醒不見。

你要來時

你要來時我偏不在，我要在時你偏又不來。是怎麼來時不在，不在時纔來？到多憐你也來時我也在？在與不在，只要你常來。難道說你常來，奴就常不在？你常來，難道奴就常不在？

何一日來

何一日來雙飛雁？何一日來雨下團圓？何一日得見你的芙蓉面？何一日去了我的相思念？何一日相逢？何一日同眠？何一日得與你來完心願？何一日纔能與你常陪伴？

千山萬水

千山萬水將你盼，盼到跟前，喜笑言添，想當初你我結下同心願，到如今彼此心腸不改；手拉兒兒鼓鼓心田，謝老天，今日今夜重相見，不枉我終朝每日將你盼。

散開罷

要不惜備散開罷？來來往往不是個長法。見了你，惶惶惚惚難招架，不見你，時時刻刻心坎掛。我也曾自己勸過我自家，是怎麼空說丟門忘不下？到多惜你我二人不說話。

熱撲撲的

熱撲撲的離別去，淒淒涼涼獨自回歸。眼兒中掉下幾點傷心淚，沒奈何斜倚

門樞想滋味。這不是他吐的吐沫？那不是他碰的煙灰？這不是他照的影兒，坐的位？這纔是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瓜子磕

瓜子磕了三十個，紅紙包好藏在錦盒，叫丫環送與我那情哥哥。對他說：個個都是奴家親口磕，紅的是胭脂，濕的是吐沫，都吃了，管保他的相思病兒全好卻，都吃了，相思病兒全好卻。

桃花開放

桃花開放杏花敗，鴻鴈南去，紫燕北來。忙喚奴，站將起來把腸拜，拜的腸輕輕落在丹墀外。有封情書煩你稍帶，見了奴的郎，即速叫他轉回來。他若來遲了，不知奴家在不在。

聽說一聲

聽說一聲要你去，心兒裏提在口兒裏。此一去，不知何日重相聚。歎別離，掉了幾點傷心淚。滿口裏留你，由不的自己。恨不能變對蝴蝶跟你去，常相聚，方稱奴的心意。

怕的是

怕的是那寶鴻到，怕的是那深夜品簫，怕的是簾前鐵馬噹哪的鬧，怕的是輪明月當空照，怕的是那夜攪金鐘在夢兒裏敲，怕的是孤眠人對孤燈照，孤眠人最怕那離別淒涼調。

人害相思

人害相思微微笑，我也害個樣兒。誰知道我也落在相思套，到如今丟不掉

李郎不揀，求神問卜，服藥無效。要病好，除非冤家親來到，要病好，除非冤家親來到。

套上車兒

套上車兒懶待去，扭轉回頭叫聲相知。叫相知，知心話兒說幾句。我勸你千萬莫上遠處去。〔舅老〕姐在房中悶沉沉，忽聽情人要起身，慌了奴的神，慌了奴的神。堂前擺下一桌子的酒，我與情人饒饒行，表表離別情。表表離別情，你今此去要留神，行船過渡要小心。你是個孤身人，唉！你是個孤身人。你今去了，奴也歇了心。從今以後，謹守閨門，單等有情人，唉！單等有情人。〔正調〕妓酒滿身子，由不的自己，實對你說了罷，身子去了，心不去，身子去了，心不去。

離了我來

離了我來你可問不問？見了我來你可親不親？我走了不知你可恨不恨？在人前不知你可問不問？想我的心腸不知你可真不真？我想你不知你可信不信？我想你不知你可信不信？



滿江紅

東方亮

東方亮，冤家又睡着了。天哪！叫奴怎麼好！奴只得撫抱腰，輕輕慢慢搖，你醒來啊！怕只怕爹娘知道，奴的命難逃。快穿衣服走，莫被傍人曉。你轉來啊！嘴唇上胭脂粉，奴與你脣掉了，你嘴唇上胭脂粉，奴與你傾掉了。

青山在

青山在，綠水在，情人兒常不在。風常來，雨常來，書信兒不見來。吳不害，病不害，相思兒常常害。春去秋又來，花開閣不開。淚珠兒點點，濕透鳳頭繡花鞋，濕透了繡花鞋。

變一面

變一面青銅鏡，常對姐兒照，變一條汗巾兒，常繫姐兒腰，變一個竹夫人，常被姐兒抱，變一根紫竹簫，常對姐兒吹，到晚來品一曲，纔把相思了，纔把相思了。

從今後

從今後，從今後，從今以後把心收，把心收，且把心來收，依然舊，依然舊，依然還照舊，當初何等樣的好，如今反成仇，〔銀紐懸〕淚似湘江水，涓涓不斷流，這相思叫我害到什麼時候？〔點字調〕別人家的夫婦，四面飄遊，奴家的命苦，前世裏未曾修，〔亂彈〕網線事莫強求，強求的人兒不得到頭，〔寫頭調〕恨將起，一口咬下你那腮邊肉，〔正西〕好一似向陽的冰霜，候也是候不久，候也候不久。

秋風高

秋風兒高，吹不將情人來到，秋風兒不能寄情人帶耗，秋月兒偏照着愁人容貌，秋雲阻銀河，秋水漲靈橋，秋相思一日三秋，也不知秋多少，也不知秋多少。

# 剪板花

二月春光

二月春光實可誇，滿園裏開放碧桃花，鳥兒叫喳喳，  
「啾啾」姑娘房內正吃茶，忽聽的門外吹喇叭，輕移蓮步把繡房出，撞到門前看  
他，又只見燈籠火把花轎，原來是隣舍的妹妹嫁人家，姑娘此刻把春心動，十  
指尖尖好難抓，自思量，怨爹媽，奴若大年紀，少一個他，又記的東家女，西家  
娃，他們年紀比奴小，去年已經嫁人家，「正遇」今年見他回家轉，懷中抱着一個  
小娃娃，又會吃喳喳，  
「啾啾」！又會叫喳喳，傷心煞了我，我是混如麻，不知孩子的噠  
噠，奴的他，將來是誰家？  
「啾啾」！落在那一家？

春三月

春三月，桃花兒鮮，雙雙紫燕，落在眼前，叫奴好喜歡，  
「啾啾」！叫奴好喜歡，  
「啾啾」！清早一個都飛出去，到曉來雙雙落眼前，恩愛兩相連，  
「啾啾」！恩愛兩相連，  
「啾啾」！有心學此鳥，郎不在跟前，奴好似繡花兒，落在長江裏，要團圓不得團圓，在  
浪兒裏顛，  
「啾啾」！折散了並頭蓮。

小金刀

小小金刀，帶在奴的腰裏，又削甘蔗，又削梨，又削南棗，  
「啾啾」！又削南  
「啾啾」！南棗，削一段甘蔗，遞在郎的手，削一個南棗，遞在郎的口裏，甜如蜂蜜，  
「啾啾」！  
「啾啾」！甜如蜂蜜，郎問娘兒：因何不把秋梨削？你我的相與，忌一個字，梨子兒不要  
提，  
「啾啾」！怕的是分離。

撲蝴蝶

姐兒房中自徘徊，一對蝴蝶兒，過粉牆飛將過來，「啾啾」！姐兒一見，心中歡喜，用手拿着執扇將他撲。繞花階，穿花徑，撲下去，飛起來。眼望着蝴蝶兒飛去了，只是個發歡。我可是爲甚麼發歡？

正思春

姐兒房中正思春。思前想後暗傷心。爹媽不疼人，爹媽不疼人。三十四歲出嫁，十五十六正當婚。就誤了美青春，就誤了美青春。老身聞言把語云，多麼大個東西成了精，真的是新聞，真的是新聞。姐兒聞言淚紛紛，說是媽媽，手拿一把小刀子，扎了奴的心，立上一座孤女墳，立上一座孤女墳。

起字呀呀

青山在

薄命傷懷，盼想多才，慢款金蓮轉瑞階。秋風兒陣陣，北風飛來。〔常調〕青山在，綠水在，你的人兒不在；風常來，雨常來，他的書信不來；莫不害，病不害，你的相思常害；花不戴，翠不戴，你的金釵懶戴；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只盼個人來。前世裏債，今世裏債，惹下了牽連債，惹下了牽連債。〔尾〕猛聽得寒蛩唧唧聲嘹亮，鐵馬兒輕敲把悲聲來送，盼想那可意人兒，你爲何不來？

滿園花開

滿園裏花開，奴不得閑懷，郎君一去不見來。清減了芳容，懶倚粧臺。〔常調〕人兒啊，人兒啊，今何在？花兒啊，花兒啊，爲的誰開？願兒啊，願兒啊，因何

不把書來帶？心兒啊，心兒啊，從今又把相思害，淚兒啊，淚兒啊，淚將下來。  
天兒啊，天兒啊，無限的淒涼怎生奈？「[已]有心戴花，無心打扮，若要戴，見了又愛，花兒啊，莫要謝了，等着我的郎來。」

春和景明

春和景明，嬌耍天晴，飛楊花絮舞長空。你看那香几上，亂紛紛風掃殘紅。  
似這等春光明媚，暖氣從容，雙雙紫燕兒繞涼亭，對對粉蝶兒穿芳徑。郎，你為何一去影無蹤？撇的奴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孤孤單單，冷冷清清，害成了相思病，熱撲撲的血淚兒，染成了杜鵑紅。

正愁煩

正愁煩，郎轉家園，含羞帶怒，迎向前，一把手拉住，我淚漣漣。「[寫在夢]自

你去了，奴家長想念，緣何一去不回還？狠心腸。我這裏書信不見你的面，熱撲撲想必你把閒花戀。薄倖冤家，怎不開言？我如今待要打你，又覺可憐見。隨我行，不必你心膽戰。「[已]叫聲冤家，你別惱我，相思病兒害的我瘦了到有多多一半。冤家，自你去了，不知我心裏呀怎麼樣兒難過！

雨過天涼

雨過天涼，涼夜難當，當不住月兒穿簾照畫堂，堂上缺少個畫眉郎。「[青兒]聽說古畫，畫在堂，堂前挂花柳陣香，香煙噴出櫻桃口，口外的賓鴻叫的惡傷。傷心懶觀西斜月，月照紗窗恨更長，長長愁悶精神少，少一個知心的人兒可意郎。「[已]郎不歸，精神少，少不得懷抱着琵琶低聲兒唱，唱的是紅顏薄命受淒涼。」



正盼佳期 雙蝶王

正盼佳期，猶見洗臉，又搭上那喜鵲亂叫，忽靜的門兒外梆梆的不住的連敲，慌的我翻身滾落牙牀，走着我好不心焦。吱吱嘎嘎將門開放，卻原來是貓咬尿胞，只當是冤家，不承望是稍書人到。那人兒控背躬身，尊一聲大嫂，不是你的冤家，是替你冤家把書信兒捎。羞的我面紅過耳，接過書來聽聽。上寫着情郎頓首，拜上那年少的多嬌。有心和你相逢，阻隔路遠山遙，帶來的烏綾手帕，還有汗巾兩條，瑤瑤戒指八個，下綴着紅絨絲襪，木梳櫥子一套，還有煙袋荷包，雖然是禮物不堪，冤家，你暫且收了。要問我多早歸期，八月中秋到了。看罷了一回，我心中好焦，有心將書扯碎，又恐怕來人去說。打發來人去後，我可曉得的搗成紙條，用手團了個蛋兒，放在口裏嚼了又嚼。既有那真心想我，擲點工夫你來聽聽。既無真心想我，稍書不如不稍。三番兩次帶信，你可活活的做弄死我了。何必你之乎者也這般勞神，再思你再想。縱有那百封情書，不如你親自兒來倒好。

八角鼓

怕的是

怕的是梧桐葉降，怕的是秋景兒淒涼，怕的是黃花滿地桂花香，怕的是碧天雲外鴈成行，怕的是簫前鐵馬叮嚀響，怕的是淒涼人對秋殘景，怕的是風枕鶯孤月照滿廊。

夏天

夏天兒天，開放了紅蓮，池塘裏秀水噹啞啞的翻，佳人暑熱進花園。〔同大老手拿一把垂金扇，前行來在河岸邊，兩河岸綠柳千條垂金線，清水兒照定奴家芙蓉面。出了水的荷花，顏色更鮮。蝴蝶兒戀花心，飛來飛去飛的慢，飛來飛去飛的慢。〔已採花心，悠悠蕩蕩圍花轉，一陣陣蘭麝噴香，撲着芙蓉面。奴這裏慢

閃羅裙，款金蓮，纔待要撲蝴蝶，身背後轉過一個小丫鬟，拍手打掌便開言。他說道：姑娘呀，回去吧，姑爺還。

春宵一刻

春宵一刻，萬金難奪，光陰似箭快如梭，梧桐如催兩鬢白，到不如春遊芳草地，夏天在水波，秋飲黃花酒，冬煮梅雪湯，將就就就隨時樂。那怕他起更漏，動干戈，誰勝誰敗，誰強誰弱，誰死誰活，一概開事全不管。我這裏酒醒彷彿樂熙和。

海棠花枯

海棠花枯，俏佳人斜倚在碧紗廚。花兒呀，想當初郎君愛你似寶珠，到而今殘紅敗葉影兒孤，誠卻精神身無主，你把那高橋嬌顏半點無。這佳人慢展香軀把玉

腕舒，折取花枝移蓮步，傍妝臺，別玉書，面對郎君把話訴。當初曾言花兒美，又道花能爭紅綠，春去夏來枝葉枯。郎君心下意何如？才郎笑用手扶，說花兒正

關人心喜，他若凋殘令人俗。世上花草是無情物，看來不如夫合婚。佳人聞聽悶含怒，用手推郎氣撲撲。曾記的前言，花兒強似奴，花開花謝根還在，說道：娘子的青春去再無。今見花兒無顏色，恨心的冤家意也疎。自古水性推婦女，不似冤家薄倖夫。奴到粉退香殘後，怕只怕也似殘花看待奴。

南詞

私訂又折

和風陣陣蝶花飛，最苦私情要別離。才子佳人紛紛淚，姐姐啊，我與你再要相逢無會期。恨只恨月下老人真無禮，總只怨三生石上少名題，惱只惱你爹爹娘無分曉，悲只悲你的終身另改移。數載恩情成畫餅，今生休想效于飛。我後來若有功名分，我把這饒舌的媒人活剝皮。姑娘聽，淚悲啼。冤家呀！奴自怨紅顏命運低，前番約你身早到，那知你爲着功名誤日期。到如今爹娘作主難更改，恩愛私情要兩處離。今宵還在陽臺會，只怕明日分開各慘淡。蒙君贈奴一對金事記，奴是表記留情一件貼肉衣，今晚與你來分別，以後是好比巫山雲雨各東西。倘若奴家身出閣，勸君不必苦悲啼。倘把身軀來愁壞，卻不道心病還須心藥醫。你回家勸把書來讀，自然金榜有名題。常言道書中有女顏如玉。這些粉面裙釵稀

甚奇，奴奴積的銀三百，贈你回家娶一位絕色妻，比着奴奴還好些，冤家呀！恩情一樣的。

其二

折看多嬌一幅畫，頓然嚇的膽魂偏，慌忙略把衣冠整，舉步斜行到後園。見牡丹亭上繡娟坐，看他是未訴衷腸先淚灑。佳人一見書生到，椅內擡身忙把衣扶牽。小妹是未接君家想我罪，請君到此有心事言。賢妹呀，昔幾度恩情重，你我是立誓如山訂在前。曾說道：你不嫁來我不娶，天長地久永纏綿。爲何平地風波起，你家令尊將你出帖配高賢？呀，我也真會了。想必你今生緣分淺，姻緣簿上少名澤，我一見你來書，忙到此有幾句肺腑之言要記心間。你臨期出嫁到夫家去，孝敬翁姑要當先。客往親來須和睦，三從四德要完全。姑娘相看如姐妹，待這些侄婦丫鬟量要寬。你不要自道娘身體重，使這些下人背地要憎嫌。只望你

夫唱婦隨朝共暮，不要將我苦命的寒儒心掛牽。多嬌體，淚珠連，倒在郎懷難語。言：非是奴棄舊戀新將你撇，只因父命三從苦萬千。我是左思右想無良策，只得修書約你到後園間。我今無物來相贈，繡囊一只表心田。這香囊是奴親手作，留在園中有半年。請君常帶胸前掛，見囊如見我容顏。赤金鐲一對來相贈，還有黃金數兩，寬潤珠幾粒，你嫌細，卻是奴家親手穿。還有得意紫金釵一隻，哥哥拿去放身邊。不忘舊日相戀意，好友跟前不可言。望你用心勤把書來讀，自然有日登雲步九天。書中自有顏如玉，娶一個美貌千金嬌性質。望你花燭洞房魚水合，早生貴子接香煙。到後來你生男男女女，還可央媒求帖把姻聯。我與你私情不斷長來往，以後想思斷復連，苦後又生甜。

芙蓉放

芙蓉放，小春中，時節溫和交孟冬，東籬黃菊傲含笑，天竹枝頭齊反紅。香

園婦女添愁歎，別後才郎信不通。昨朝喜鵲簫前噪，謝天今日幸相逢。久懸如比天

涯隔，今日光臨是那一陣風。言難盡，恨無窮，何處交情樂更濃。留得君家將半載，你目下親身在那一宮？你不該另覓魚水將奴報，可知道一身兩役最難充。才

郎聽面微紅，姐姐吓！待我始末細云衷。只爲家君嚴訓教，小窗勤讀把書攻。別來刻有思耶念，欲選書書少賓鴻。今日是假作會文身至此，離却書齋如鳥脫籠。得占南鄰恩非淺，憐香惜玉謝承蒙。呀！你一面之詞難騙信，我猜破你的機關道

我國。合尊嚴訓非爲別，欲望你成名魚化龍。別的不敢輕相許，此事奴家可小車。幸喜合間無親長，家母仁慈小弟兄。你可與他在母膝下，與你稱呼妹與兄。將外房改作書室，謹把中堂門鎖封。命使兒常在你的跟前立，磨墨添硃代小童。君欲下棋奴對奕，閑來與你去理絲桐。三餐茶飯憑君點，雀舌香茗奴親手捧。要使銀錢由你用，綾羅箱內盡重重。天寒日短你儘功課，何妨伴讀你五更鐘。攻書倘得男兒志，有朝富貴賜妻榮。莫言露水交情薄，此情可去達親朋。奴是公私

兩就相留你，何妨直稟你令尊翁。倘有那個大才勝似我，只要大理網常有對同，擇其善者便相從。

鳳凰得病

鳳凰得病在山中，百鳥前來問吉凶。十姊妹雙雙來看病，八哥忙中請郎中。請了天鵝先生來診脈，只因想思鳥兒病體困。畫眉籠中乾着急，鸞哥架上不寬容。鳥鴉到處來報信，報到黃鸝道駕臨。鸞兒穿孝多辛苦，苦只苦年老白頭翁。請了一班沙和尚，孔雀彈琴在山中。此後孤獨再不逢。

和風吹動

和風吹動百花香，美女無聊怨日長。身靠窗前添愁悶，懶將針黹繡鴛鴦。忽聽簾前鐵馬叮嚀響，第幾言離語日初長。又見粉蝶雙雙來對舞，蜜蜂兩兩採花忙。

我想化生尚且成雙對，我的才郎豈不戀紅妝。姑娘想罷一番，滴下幾點相思淚，忽聽得外面走進俏才郎。一見多嬌忙施禮，姑娘還禮捧胸襟，帶悲帶淚把哥哥

叫，你久擱曾經在那方？聽得使女們傳言說道，你不久做新郎。並問令正嫂嫂多賢惠，體態溫存貌如霜。怪不得你有了這樣嫂妻子，把奴家隨殘花撒在旁。恨當初與你成雙對，如今是好像一杯清水赴東洋。才郎聽，氣洋洋，聞言便嘆美紅妝。我是屢次煩媒請你年庚帖，無奈令尊不允沒相商。他說我是尚未登金榜，塞窗牖下看文章。故此家君作主重板對，休怪我愚兄情性狂。多嬌聽，淚汪汪，心痛傷來氣斷腸。踉蹌小足深深的恨，低頭不語怨爹娘。天啊！世界那有這樣委屈事，好姻緣不得兩成雙。但願我父母回心轉，願與哥哥作偏房。郎聽說，假驚慌，賢妹啊！你何出此言叫我怎敢當！家有父母來作主，且把千萬憂愁丟一旁。既此香閣少人處，何不復效楚襄王。二人勾引往期事，了却相思一片腸，不知何日再成雙。

桃花冷落

桃花冷落被風飄，飄落殘花過小橋。橋下金魚雙戲水，水邊小鳥理新毛。毛衣未濕黃梅雨，雨滴紅梨分外嬌。嬌姿常伴垂楊柳，柳外雙飛紫燕高。高閣佳人吹玉笛，笛邊鸞鏡掛絲絛。絲絛結玲瓏香佛手，手中有扇望河潮。潮平兩岸風帆穩，穩坐舟中且慢搖。搖入西河天將晚，晚窗寂寞歡無聊。手推紗窗觀冷落，落雲渺渺被水敲。敲門借問天台路，路過西河有斷橋。橋邊種碧桃。

立春雨水

立春雨水恨來遲，手託香腮淚淚珠。綠露烏雲滅珠翠，撒拉着花鞋懶待提。緊閉櫻桃金不語，病懨懨，身子步難移。自惹情牽將誰怨，嗔吃黃連苦自知。驚蟄春分杏花天，脫去棉衣換夾單。身弱猶覺微風冷，謹閉紗窗怯春寒。摘

過馬牽消遣悶，調正文武共七弦。十指無力因病損，淚溼了琴面繡成斑。

清明穀雨百草生，丈夫立志求功名。一去求名三年正，至到而今信不通，想必落榜孫山外，也該回來守青燈。今科不中下科中，免的奴春盼夏來秋盼冬。

立夏小滿麥秀齊，獨坐窗前繡花枝。一扶花枝翠蝶亂，疑是玉人轉回歸。那時小奴伸頭看，原來是簪前雀闌撲拉飛。滿懷心事誰無語，只在停針不語時。

芒種夏至驚風來，斜倚欄杆結病態。哭壞秋波眼，拭破芙蓉腮，損破指尖肉，綵綻紅繡鞋，嘔盡心血無人問，手扶丫鬟懶上妝臺。

小暑大暑正清和，荷花香風透涼閣。綠柳池邊閑遊戲，銀浪滾滾織金梭。避暑佳人彩扇扇，奴在房中受折磨。思君不至那知暑，拿着六月當臘月。

立秋處暑風漸涼，怨女深閨痛斷腸。江山滿目黃花落，寒蛩唧唧叫聲狂。他叫的落葉滿池草色變，風消月白歸成霜。一聲寒蛩一淚淚，為甚麼不叫離人思故鄉？







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特印  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  
一九二七年四月再版



白雲餘音選  
實價五角  
外加郵費

編者 西 語

發行者 鑒賞社

上海寶山路寶山風  
經售處 開明書店